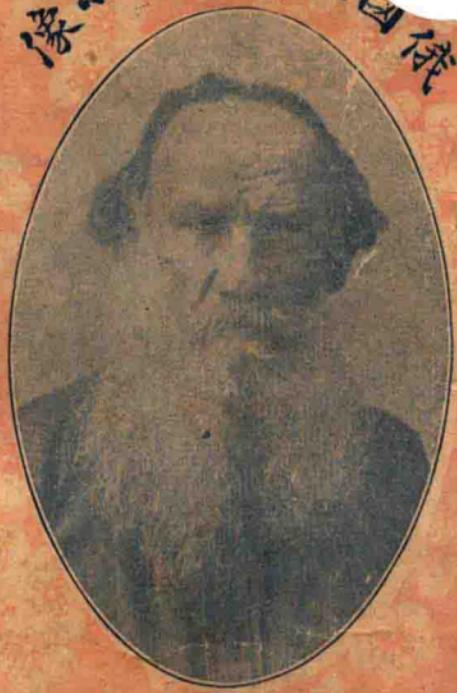


現
耳
說
法
卷
上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三編

碑四時泰小像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
白
書

現身說法卷上

俄國託爾司泰原著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 同譯

第一章

一千八百幾十年。八月十二號。爲余生辰。則十歲耳。逾生辰之第三日。而吾之親鄰。恆餽我以物事。余於是日之七句鐘。方臥於榻上。竟有聲破余之睡夢。蓋有人以糖紙爲拂。以撲蒼蠅。適觸余額。余爲之驚覺。此人卽吾保傅。名卡路伊梵。其人絕鈍。拂蠅時。並墮落吾牀外所懸之相片。而死蠅亦適墜吾眉睫之上。余卽探手扶欲墜之相片。復探取死蠅。擲之牀下。意頗不懼。見卡路伊梵衣寬博之衣。繫之以帶。冠小冠。其上加纓。履軟革之履。以拂四拂室中。

之塵土。思吾睡方酣。何以擾我清夢。且不赴倭老地亞吾兄之榻。驅蠅。彼間蠅多而不爲驅。第集吾榻。何也。想吾兄年長於我。而我於輩行中爲最少。故驚我亦不之怪。此師傅殊不爲人地。今旣醒我。則僞爲無見。且見其衣此衣。冠此冠。心尤惡之。正鬱怒間。見卡路伊梵。自赴其榻視表。表沿環以僞珠。觀後復近吾榻。厥狀乃非怒言曰。孺子及爾見趣起。若母待爾於餐堂矣。乃坐榻前。自囊中出鼻煙壺吸之。余則尙僞睡不之顧。伊梵鼻端皆煙。則以手自握。格格作聲。復以手搔余足心令癢。曰爾胡渴睡。天已非早矣。余力禁足癢。以首納之被中。且以足蹴。之心念此人平日固愛我。此時心頗不悅。且呼且笑曰。卡路伊梵勿擾我。不期失聲而哭。伊梵見狀而訝。卽曰。爾何爲哭。或得噩夢耶。伊梵爲德國人性至慈祥。見

余哭則大訝。然余之哭乃愈厲。此哭蓋因羞而成怒。又見伊梵所著之衣帽。尤不悅。而前此則無是也。已而復視伊梵。忽喜悅不相忤矣。卽曰。吾得噩夢。心驚不可止。遂至失聲。似夢吾母暴逝。有人昇之出葬於野。此語蓋余之僞造。以夜夢如麻。無從省記。特造言以欺伊梵。伊梵聞言。竭力勸我。實則余初無此夢也。伊梵遂出。余亦穿衣著襪。餘歎猶存。然不哭矣。此僞造之夢。而心中亦惡其妄。少須尼可來入。尼可來余僕也。其人嚴潔而敏慧。守禮安分。與吾保傅甚契合。卽抱余衣入戶。並余輞屨。而倭老地亞已着靴。余此時尚有淚痕。心頗內愧。是日陽光甚麗。晨起之人。至爲喜悅。而倭老地亞亦起。其行事則慕伊梵娜拿。娜拿者。則余姊氏之女師也。

側。其人平日素寡言笑。至是亦驩然曰。公子勿高聲。請就盥沐。余見阿兄笑悅。卽亦大笑。此時卡路伊梵。自書室中發聲。曰。汝輩盥漱。尙未畢乎。余聞伊梵之聲甚莊肅。作塾師之狀。卽匆匆就沐。手中尙執治髮之刷。刷其髮。旣至書室。伊梵當窗而坐。加眼鏡於鼻梁。手執一卷。左次置兩書架。一爲余置書之用。一爲先生。吾書架之上。積書殆滿。立者倒者。頗無次序。中有兩大套。則紅色之皮。中述游歷之事。其餘大小厚薄不一。而位置亦不整。以放學時。師固令余整其書。余以急欲出遊。故不之恤。而先生之書。雖不如吾書之多。然吾書至雜亂無紀。尙憶架上有三卷。一爲法國之書。述栽種白菜之法。然但有書而無皮。次則七年戰之史記。一角爲火所焚。一卷則論水力之學。先生每日觀書。雖費目力。亦所不計。而余

亦不見其讀他書。但披此三卷。並讀北蜂之報紙。其爲余所最屬意者。則以厚紙剪爲月樣。立一小柱於案上。以月樣之紙。加諸柱上。用蔽陽光。自今日思之。則先生之著寬衣。加便帽。灰色之髮垂諸冠後。其情景猶鬢髮如見也。先生所據案。讀書時。以手翻書。其旁置一表。表面畫一行獵之人。素巾及黑色之銅壺。列諸案端。至今猶歷歷也。觀先生。如是之部署。足驗其人之好靜而有恆。余當時果在樓下。奔逐久久。至登樓而師。則仍坐而觀書。其沈寂之容。有匪言可詳者。有時。則推眼鏡於鼻端。閉目凝思。且微笑。然萬聲俱寂。不類人境。卽鐘機之動。亦歷歷聞之。余當門而立。而先生亦無所見。余心憐之。似吾兄弟。皆臻樂境。而師則獨居。寧非薄待。且先生自言少孤。談及身世。令人酸鼻。吾尙記與尼可來言。微時之

事艱難萬狀。幾欲奔至其前。與師引手。而師亦愛我。摩撫吾髮。余所居屋。壁上四懸輿圖。圖半剝落。師爲補而完之。在第三面之牆。有門可通樓下。上懸二尺。一尺舊矣。卽爲余之所使。其一新得。則屬之先生。門之右次。懸一黑板。自記吾過。大過則作圓圈。小過則書十字。黑板之左方。爲余罰跪之地。此地余記之至清。其左爲火爐。有小鐵門。可以啓閉。余跪時。兩膝酸痛。不可耐。思吾師高據臯比。觀書暝坐。狀極舒徐。余則兩膝之酸。欲折矣。遂開火爐之門。令鏘然作聲。以悟先生。俾知吾之楚。况有時挖壁作聲。亦思有以悟先生也。壁灰爲余挖落。墜一大片。礪然在地。余之驚惶。頗甚於罰跪。而先生仍自若。不動如無所聞。以上記余被罰之事也。至於書室中陳設。則居中有一圓案。案幕之漆已落。四垂之布。爲小刀翻。

破片片作細絲。案旁有圓檻爲白木。不加髹漆。年深爲人坐起。油滑異常。右方之牆有三窗。臨窗遠眺。道路交橫。吾前或坦或窪。一在官道之旁。夾以橡樹。如碧巷。樹裏人家。短籬相接。惜憎同在。萬綠之中。屋外皆田。作整方形。橡樹之左爲廣場。用以晒禾麥者。樓下小屋爲余家守護之兵房。余窗之左爲月臺。爲吾家二親乘涼啜茗之地。方先生口授文法。代余改削之時。余以面外嚮見月臺之上。吾母與家人笑悅之聲。一一皆入吾耳。余聞母氏談笑之聲。則恨爲塾師羈絆。不能分身與家中人作語。計長成之日。必舛誤至多。此時余盼望之思轉易而爲懊惱。以上均余追思緬述之言。非言今事也。當余起後。先生卽易便衣。衣燕尾之服。對鏡自

整其領巾。然後引余兄弟往朝吾母。

第二章

余旣出自書室。而母氏正在淪茗。一手秉茶壺。一手將水壺灌入茶壺之中。余師弟入時。母氏初未留意。余見座次。有一英製之琴。琴前則余女弟柳襄加坐而拊琴。指頭作粉紅色。知方盥滌。妹年蓋十一歲矣。衣短衣博袴。妹非長於此者。亦新學耳。坐妹氏之旁者。爲女師伊梵娜拿。加便帽。帽纓作玫瑰色。二顴作絳色。似有怒容。余入時。伊梵娜拿愈不悅。亦不與余師作禮。仍以足點地。呼一二三。蓋以節奏授吾妹琴調。而師亦不視此女師。但親吾母之手。余母見師至。卽微微搖頭。似麾斥其心中之積鬱。使之勿思者。旣授手與吾師。遂亦親師之額。以示報禮。母操德語謂先生曰。吾至

感謝先生。吾二子夜來睡臥適乎。吾師聾其一耳。又爲琴聲所亂。
不辨吾母所言。卽以手近冠言曰。夫人勿罪吾昧。蓋吾師已齶恒
不摘冠。故每入必告罪於吾母。母知師重聽。卽曰。先生仍不摘冠。
吾之所問者。問吾子夜來睡臥安適與否耳。師仍不了了。仍鞠躬。
母卽笑令琴師罷彈。乃以手抱余於懷。細視吾面。言曰。汝今日哭。
耶。余未答。母卽親余二目。以德語問余曰。汝何爲哭。余曰。睡中得
噩夢。故不期而哭。師曰。彼夢直莫須有。乃匿吾僞言不告。因談及
今晨天氣之佳。而女師亦來坐談。母以糖六塊賜臧獲後。卽趨至
窗前。平時所坐處治針線。麾余曰。汝往朝父。請父勿遽至滌麥之
場。先至吾許。別有商量。於是妹復拊琴。余卽出省吾父。出時經紀
綱之室。此室爲吾先祖所設。使紀綱之僕收管物事之所。余卽從

此門行過趨至吾父書室。

第三章

時父方立於書案之旁。案上有亂紙似信件。又有無數之銀帖。縱橫滿案。其狀似怒。此管事之僕密卡老夫。僕側立門次。在風雨表之下。以手反背。指頭亂動不已。吾父之聲愈高。而僕之手指動亦愈迅。迨吾父不言。而動亦立止。僕答言。時指復大動。似示已無大誤。靜俟主翁號令者。此時吾父見余入。卽謂余曰。汝且勿言。待吾勾當吾事後。汝再陳所事。因以目視門。且點首。蓋示意令余閉關者。余如言。而吾父復聳肩。謂此僕曰。茲事如何了。此書中有八百盧布。密卡老夫。遂以珠算算之。旣如數不誤。卽引目視吾父。取進止。父曰。此八百盧布與佃人。且碾房中。尙宜收歸一千盧布。此外

尙有八百盧布是人家還我者汝務迅取而歸今吾家所藏之乾
草以汝所部算應得七千鋪得鋪得者俄國之劖數爲價應三千盧布合計
非一萬二千乎密卡老夫曰然余見老僕指頭尙動知欲有言而
吾父已立止之曰此一萬二千之數內開一萬送至斐素魯司叩
議會中餘二千入家用之賬復出一函曰爾爲我將此巨封之鈔
票送至某處余視此信封則與吾師卡路伊梵者吾父見余視信
封心似不懼卽以手拊吾肩余不知吾父之拊肩愛我耶抑不令
我與老人之事耶卽以口親吾父之手老僕忽曰卡巴老武卡項
如何處置父曰此項暫留非得吾號令不宜用老僕無言而指動
乃加甚此時忽執算盤與吾父言曰主翁當聽奴子稟白議會之
款恐不能如期而歸主人適云碾坊與債戶及乾草之價值萬二

千。卽以手撥珠言曰。適娘子所算誤矣。父曰。何誤。老僕曰。主人言
碾坊之款。而坊主人來言不能如期。今尙在外間。主人能呼咷之
入與之言耶。或以奴子傳言。與之坐索。父搖頭似不欲與言。但曰。
彼何言。老僕曰。彼言生計非佳。卽有餘資。尙宜購他物。今若驅之
令去。吾家尙有何利。亦宜預計。至於放債於人。奴子早已稟白。此
款萬不能歸。前數日。奴子與亞範地支書。且送之以巨裹之麵。與
之索責。此責非經奴子之手。爲他人所放。吾思卽有兩月拖延。此
金亦不能遽歸吾手。至於乾草。價固三千。卽以三千之數加諸盤
上。以目視吾父曰。乾草之價。起落無恆。當準時而定價。父不待其
言之畢。卽盛氣對之曰。必如是而行。果不得當。汝則以卡巴老武
卡之款論抵。老僕聞言釋然。此人爲吾家之農奴。一心爲主。旣勤。

且嗇可云忠矣。卡巴老武卡者吾母氏之資財。吾父至不欲妄用。今茲不得已而始用之。卽此老僕心亦弗欲顧以需款之急。無如何也。老僕言後。父謂余曰汝當極意嚮學勿以嬉戲自怠。爾當知我將於晚車赴莫斯科。挾爾同行。朝爾祖母。爾母則仍居此間。想聞爾至莫斯科讀書爲意。當更適也。余聞言大驚。前數日見吾父匆匆似有規畫。今乃果然。吾兄倭老地亞亦與余同來。聞言顏色頓異。卽以吾母之言稟述於吾父。語時心顫。余此時似得噩夢。心愈不寧。其初念及與母分離。則大戚不止。旣而又思能至莫斯科。則於學問必大有進。亦可喜之事。果今夕至莫斯科。則功課立蘇。亦頗暢適。惟吾師失館。又將如何。想此信封中之鈔票。卽爲吾師。贐儀師弟。一別安能無情。且師窮約不若。長在吾家。旣不與母分。

離。又得與師追隨爲樂。顧事勢至此。有令人不堪回首者矣。余此時矗立不動。垂首視吾雙履。少須。吾父延吾師至。閒談及風雨表事。又囑老僕勿飼獵犬。飯後將行獵也。余以爲將赴書室讀書矣。而吾父乃飭余同獵。余大悅。乃奔至月臺之上。而吾父所愛之獵犬。名密路卡。方伏月臺之上。余手拊其首。曰。密路卡。吾今日欲赴墨斯科。與爾長別矣。語時。不期淚落如縷。

第四章

是日卡路伊梵先生心頗怏怏。卽脫其外衣。擲諸櫃上。似鬱怒不可自聊者。及余歸書室時。見師教余會話之書。心頗慍怒。而吾兄尙琅琅上口。余則心事如沸。不成句讀。置書於案。仍續續而悲。旣悲。別母慘不可言。亦不自禁。其淚之落。及余背誦時。師在有意無

意之間及余誦至書中言爾自何來宜答者必曰自咖啡館至此時余淚已迸落其下至不能背淚梗於咽不成聲矣背後宜作書余仍以淚代墨滿紙盡濕師見吾哭卽抱我於膝上責我何爲而哭卽舉戒尺令我悔過不言且責余尙不能成聲師亦無言至尼可來自屋中出時門聲礮然師似悔責我之非是蓋尼可來之屋與余屋毘連語聲一一可聞師一見尼可來入卽問曰汝不聞二公子將至莫斯科耶尼可來曰聞之此時尼可來似起立而師曰勿起且坐語余卽至門外內窺且密聽其言師曰尼可來天下人無論如何竭力盡心而受者終無感激之日而尼可來方臨窗補土帝吾處此席十二年矣其愛學生較視吾子爲親切汝尙憶大

公子病時。吾坐其榻前。可九晝夜。衣不解帶。汝當見之。當時主人以我爲忠。今如何者。公子長成。宜赴高等之學。似鄙我爲無學。試問吾心。此心能無悲戚。尼可來。卽置其錐。以手分線。答曰。公子固宜親學。師曰。然。惟吾當行矣。其許我之物。安在其。感我者。又安在。且吾敬禮夫人。卽以手拊心。曰。夫人安能有權。卽取尼可來之殘皮。擲諸地下。曰。吾知所以逐我之故矣。吾生旣不妄言。亦不曲諱。今願此人得上帝保護。平安可也。須知逐我以後。省費亦屬無多。想上帝慈悲。其在他處。吾能不得少麵包而食耶。尼可來。舉目視先生。似以狀慰撫之。顧乃未言。師曰。吾前此曾客一將軍家。其家人頗重我。因又叙其父母之遺事。語次不勝悲慨。余聞言愈爲先生。志忑。蓋父師一也。惟師之性情。不見知於吾父。而父之行動。又